

作品：

永恆的夏日

三獎

得獎者：

Ginkgo

Ginkgo，本名吳貞瑩，一九九一年出生於台南，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曾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修，目前從事社會工作。喜愛繪畫與書寫文字，夢想是完成一本自己創作的繪本。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我能在新詩創作上進行某一種新的嘗試，或說試驗。我想說的是〈永恆的夏日〉這首詩的內容，確實是極其真摯且真實的，如同在檢查這份感言時，雙唇輕輕吐出「確實」二字所感到的肯定。

永恆的夏日

天氣熱的時候，總想起父親。

老舊單人公寓的陽台扶手，長年被太陽

曬得皺起了皮膚。皮膚斑剝，展露赭紅色的臂肉

我凝視著，並用手指撫摸

山陵起伏的粗糙，傳達到我的腦裡構成了觸感

將我的記憶磨破。展露了什麼？

在半開放的昏暗鑄造廠房裡，身體發燙

像塊待鑄的金屬，四周機械潤滑油脂揮發的氣味

混合外頭的草腥，瀰漫著……

如一千隻魚殘喘著室內的溽氣

穿游而過。你在廠房最深處

正抬起耐火泥桶，將超過一千度的鐵水

注入模具中，火星不斷濺出，如同我的驚訝

這些設備如此耐熱

而你只是血肉身軀

站在夏日的陽台上，異鄉的太陽——

那同一顆太陽，仍曬著我縮回的手指

扶手應該有五十度了吧？油漆斑剝之處

肯定更高。更高。路人在我的身下

零散地走過。彼此擦肩。走過。無法停止世界軸輪的運轉

像我今天一個人站在遠方；像對街

鄰人的庭院裡：木頭內部

正在依循蟻蟲的朝生暮死而鬆解、每刻

皆在變動的植栽。我失去了什麼？

總是在一些活人和亡者的岔口

徘徊過。灑水降溫時迅速竄出的水蒸氣

如蛇噬開你的表膚，那次

你很久才回家，並有更久才褪去的色斑

你日復日，如塵落進鑄造廠裡

你的衣服，不只工作服，常年帶著鐵屑味

並沾附在我一起洗濯的衣服上

現在我的衣服沒有鐵屑味了

周遭偶爾會冒出相似的味道：我駐留

例如此刻破陋的陽台：一隻雨燕將天空輕輕壓降

我抬頭，雲漠低低滑過

還沒落成雨水，雨水

會將溫度帶走

會將氣味帶走

會將我的心帶走。我搖搖晃晃的心會被帶到哪裡？

你一生在鑄造廠裡鑄造零件

零件也鑄造了你的一生

零件牽引著你

磨粗你的雙手、盤曲你的脊骨、走進

燠熱的火焰中……不，比火焰的溫度

更高。更高。溫度牽引著你

像牽引著漸趨蠹朽的、

在世界這座巨大模具裡的

一顆螺絲——我的父親

——過去我不常抵達這裡，現在

卻總是難以離開。

落漆人生多溫層

◎曾珍珍

這首詩令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商籟 18〉和愛爾蘭詩人悉尼的〈打鐵仔店〉。莎翁詠頌情人之美如「永恆的夏日」不會凋零，只因雋永的詩篇勢必永續流傳。詩人爲民族語言打造靈魂，悉尼採用鐵匠等同於詩人的原型象徵，以寫實筆法刻勒出蝸居街市以傳統工藝爲生的匠人，睥睨滿街奔馳的汽車行陣，認命揮汗打造蹄鐵，藉以隱喻詩藝不朽，不會被時代颶速演進的巨輪淘汰。《永恆的夏日》寫於二〇一六年台灣，無論有心或無意取典於莎翁〈商籟 18〉，併同悉尼的鐵匠象徵，這首深具當代本土色彩的工事詩／懷親詩因此滋生耐人尋味的普世性。詩題似無新意，其實發揮了將詩作融入經典長河的效應。若剝卻文本互涉的寓意，直觀詩中父親在鑄造廠長年捱忍高溫的艱辛，且平行感受離鄉遊子流離於資本主義肆虐的都會謀求定位的煎熬，看似平庸的詩題於是一層層翻轉出多重意涵，如詩開頭日照下落漆的陽台扶手，如苦難人生。一首層次分明用火烙鑄造出溫度的詩。